

大约 是爱

——李李翔◎著——

对峙与纠缠，纯情与玩世。不论是不屑抑或不甘，真真假假模糊了视线。
情为何物？那些他们经历过的喜怒哀乐，大约就是爱。



大約是愛

——李李翔◎著——



 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约是爱/李李翔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8. 6
ISBN 978 - 7 - 5054 - 1962 - 9

I. 大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97026 号

大约是爱 (全二册)

作 者 李李翔

选题策划 杨 彬 侯 开

责任编辑 李 磊

特约编辑 徐玉华

责任印制 张文东

封面设计 余一梅第 7 印象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订购电话 (010) 68413840 68433213
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
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字 数 370 千字

印 张 28

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54 - 1962 - 9

定 价 38.00 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

目 录

上 册

第 一 章/颁奖	1
第 二 章/酒吧	8
第 三 章/电话	14
第 四 章/生日	20
第 五 章/解围	26
第 六 章/纠缠	32
第 七 章/拒绝	39
第 八 章/代价	46
第 九 章/合作	53
第 十 章/争斗	60
第十一章/借口	66
第十二章/拘留	73
第十三章/无声	80
第十四章/大哭	87
第十五章/女友	94
第十六章/不安	102

第十七章/开始	109
第十八章/滑雪	115
第十九章/醉酒	122
第二十章/惶恐	129
第二十一章/萌动	136
第二十二章/青岛	143
第二十三章/恋爱	150
第二十四章/回家	157
第二十五章/叹息	164
第二十六章/新年	171
第二十七章/元宵	179
第二十八章/风雨	186
第二十九章/分手	193
第三十章/瓦解	200
第三十一章/憔悴	206
第三十二章/丽江	213



下 册

第三十三章/毕业	221
第三十四章/嫉妒	227
第三十五章/离别	233
第三十六章/见面	240
第三十七章/争吵	247
第三十八章/理解	253
第三十九章/感动	260
第四十章/订婚	267
第四十一章/摩擦	273
第四十二章/情敌	280
第四十三章/怒气	287
第四十四章/释怀	294
第四十五章/懵懂	301
第四十六章/拖延	308
第四十七章/尴尬	314
第四十八章/激情	321
第四十九章/避孕	326

第 五 十 章/耳光 332

第五十一章/伤心 339

第五十二章/冷战 346

第五十三章/和好 353

第五十四章/躲避 359

第五十五章/信任 365

第五十六章/不安 372

第五十七章/登记 379

第五十八章/结婚 386

第五十九章/远去 393

第 六 十 章/绯闻 401

第六十一章/怀孕 407

第六十二章/纠结 414

第六十三章/交心 422

第六十四章/幸福 431

后 记 439



第三十三章 毕业

记得五月的这个下午，他喜欢的那个女孩，满身的阳光。年少时美丽哀伤的暗恋，永不褪色。

卫卿他妈一见准儿媳衣衫不整的样儿，不由得多看了几眼，还有意无意往卧室方向瞟了下，心领神会。周是手足无措站在那里，窘得不成样子，脸刷的一下红了，耳朵根滚烫，低着头喊“伯母”，匆匆说了声对不起，一溜烟逃进了卧室。心里大叫，完了完了，这下是不用活了，怎么不一头撞死呢！

周是颤抖着手找了件卫卿的风衣披上，不敢多待，硬着头皮出来，见他妈正坐在沙发上，忙说：“伯母，您等会儿，我给您倒茶。”溜进厨房找茶叶拿杯子，拼命安慰自己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反正脸已经丢了，一定要装作若无其事，一定要厚皮厚脸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管他呢，天塌下来也不怕！把心一横，这样一想，倒是镇定了许多。

周是端着茶毕恭毕敬出来，一直站在旁边，不敢坐下。卫卿他妈一看，哎哟，儿媳给自己上茶，心里那个激动，连忙说：“来来来，坐下说话，坐下说话，站那儿干吗！”周是屁股挨着沙发坐下，身体僵硬。

卫卿他妈细细打量周是，五官小巧精致，眼睛清亮有神，年纪不大，一看就知道还是一孩子，此刻还红着脸低着头，坐立不安。知道她尴尬，卫卿他妈故意转开话题，尽量和气地问：“咦？卫卿呢，怎么没见他？”

周是咬着唇说：“他——他出去了，出去买饭去了——”语无伦次。他妈妈哦一声，笑说：“刚洗完澡吧，多穿件衣服啊，可别着凉。”几句话化解了周是的尴尬。

周是蓦地一松，轻轻呼出一口气，搭讪着问：“时间不早了，伯母吃饭



了没？”卫卿他妈这才想起来，说：“我给卫卿炖了点汤，你们等会儿记得喝啊。”周是一听她话里的意思，敢情已经不拿自己当外人了，红着脸没敢接口。

正尴尬时，卫卿一手提着饭菜，一手提着周是的行李箱进来，看见坐在沙发上的母亲，愣了下，随即喊了声妈。周是赶紧接过箱子，溜回卧室换衣服去了。

卫卿不满，“妈，你怎么来了！”他妈镇定地说：“我怎么不能来啊，我来看看自己儿子还不行啊！”他妈下午给他电话，问他回家吃饭不，他随口说正跟你儿媳妇在一块呢。没想到这会儿自己跑来了。

他妈说：“儿子啊，早让你带媳妇回家看看，这都多少天了，迟迟不见动静，没办法，你妈只好自己找上门来了。你们这都同居了，还藏着掖着干吗！”

卫卿连忙说：“妈，你想哪儿去了！周是她这些天上云南写生去了，刚回来，就来我这歇会儿，等会儿还得送她回学校呢。”他妈却想到另外的地方去了，想着他们年轻人小别胜新婚，还真是恩爱啊，于是抿着嘴笑说：“哦——你们就这样歇啊，可别累着啊。”听得卫卿莫名其妙。

周是换好衣服出来，低着头说：“伯母，我走了。”声若蚊蚋。他妈还说：“不再坐会儿？”周是摇头，卫卿送她下去。周是满身的火气无处发泄，恶狠狠地瞪着他，死都不肯上他的车，硬是自己打车回去了。

卫卿不知她突然间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，一头雾水回来，问：“妈，你刚才跟周是没说点什么吧？她怎么生气了？”他妈正小口呷着儿媳妇上的茶呢，那个惬意，说：“亏你还是个大男人，小孩子脸皮薄，害臊了呗，你可别欺负人家啊。都到这程度了，也该想一想结婚的事了。”

卫卿耸肩，“不是你儿子不想，还得你媳妇同意才行，你媳妇还小呢，这事还需从长计议。”他也十分烦恼，周是连法定结婚年龄都没到。

他妈忙拍桌子，“婚姻大事，磨磨叽叽，像什么话！现在社会风气虽说开放，名不正言不顺终究不成体统。你们都有夫妻之实了，还不赶紧先把婚结了。你爸要是知道了，又该不高兴了。”

卫卿没好气地说：“妈，你瞎说什么！我们俩关系纯洁着呢。”口气免不了有些酸酸的。对他来说，这可不是什么光荣的事。

他妈听得一愣，盯着他看了半晌，不像是假的，不由得说：“儿子啊，你们在一起这么久——年轻人一时冲动也不是没有——你是不是该加把劲儿？”言下之意，不言而喻。老太太观念虽传统，可是盼这个儿子结婚实在是盼了不少年了，难免急了些。卫卿叹气，“妈，不是你儿子没用，是你媳妇太难缠了。”

他妈忽然拍手说：“这孩子我喜欢，治得住你那花花肠子！行，我儿子眼光不错，选个时间带家里来，大家见见面啊。你爸嘴里不说，其实还是很想见见媳妇长什么样的。”临走前又千叮咛万嘱咐，“你可要好好待人家，人家是好孩子，千万别跟以前一样，你再胡来，我头一个不放过你。”卫卿郁闷地说：“妈，放心好了，你媳妇不折磨你儿子就该谢天谢地了！”

周是好几天不肯理卫卿，弄得卫卿只好找上门来，大大方方在女生宿舍楼下等她。周是无奈地上车，冷冷地问他有什么事。卫卿凑上前，装作委屈地说：“周是，你不理人，总要让人知道为什么吧？哪有一声不响就把人往死里打的？走吧，有什么事吃完饭再说。”

不说还好，一说周是气又来了，跺着脚说：“都怪你，都怪你！你为什么硬要我穿那该死的白衬衫！”又羞又恼，脸都丢尽了！卫卿见她这样，又想起他妈那暧昧的态度，渐渐有点明白过来，看着她笑说：“我衬衫怎么了？得罪你了还是闯什么祸了？”

周是气得指着他鼻子说：“你——！哼，以后休想我再上你当！”卫卿笑嘻嘻地问：“怎么了？被我妈看见了？”周是一下子红了脸，打开车门转身就走。卫卿忙追上去，拉住她说：“哎呀，看见了就看见了，怕什么，丑媳妇始终要见公婆嘛——”周是怒气冲冲地打断，“你还敢说！”

卫卿忙举手，“好好好，我不说，不说。我妈开明着呢，她还说喜欢你，你别不好意思啊。”周是低着头拨弄手指，半天，还是问了出来，“伯母真的没有介意？她没有说我不正经，是坏女孩？”

卫卿忙叫她安心，“我妈说你又漂亮又有气质，可喜欢你了。别放在心上啊。”领着她在包厢坐下，又色色地说：“我妈巴不得咱俩发生点什么呢！”周是嫌恶地推开他，“你能不能正经点！”卫卿一脸郑重地说：“我说的可是大实话，我妈还让我来问你，什么时候去我家坐坐呢。”

周是吓了一大跳，连忙摇头，“谁听你胡说！”卫卿忙叫起来，“这话还能胡说！我想着你这周末要是没事，就去我家走一趟吧。”周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，哪敢去见他父母，咬着唇说：“我这周末有事，去不了。”她有些惊讶，卫卿竟然要求她去他家，总觉得太快了，她从未想过。

“那你有什么重要的事啊？”卫卿有点生气，还是耐着性子问。周是闷闷地说：“学校里的事情，关于毕业设计方面的，集体活动，老师再三强调了的，不能缺席。”卫卿听她这么一说，没办法，只好说：“那就改天吧。”这关系到她能不能毕业，毕竟是大事。

周是对去他家拜访，既紧张又害怕。再说，见了父母，那可就不单单是他俩的事了。心下忐忑不安，因此能拖就拖。

这几天她一直在想这事，甚是烦恼。她是喜欢卫卿，可是去见父母是不



是意味着两个人必须要结婚了呢？她才十九岁，太年轻了，对婚姻十分排斥。对她来说，恋爱是一回事，结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五月底六月初，正是毕业生离校的时候，淡淡的离愁别绪飘散在校园各个角落。众人狂欢聚饮，纪念年少轻狂的青春岁月。周是一向洒脱，总认为天下无不散之宴席，可是接二连三被同学拉出去喝酒吃饭，依依惜别，情绪不由得受到感染。想着四年来朝夕相处，这么一走，那可就是各自奔天涯了，多少有些不舍。

连林菲菲这样的人也拉着她的手说：“周是，我这一走，天南海北，到处漂泊，要想再见面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她要去广州寻求发展，那是一个璀璨迷离的世界，充斥着各种机遇。隔着这么数千里，当真是一个天南，一个海北。

周是笑，“出去闯荡比我们待学校强，那是好事。你要是还记得我，没事就来个电话，也不枉咱们相交一场。”

林菲菲叹气，“以前天天说学校这里不好，那里不好，真要走了，还挺难过的。我这四年呢，没少荒唐，算是混过去了，真正能说几句话的朋友没几个，你不像我那些狐朋狗友，他们都不是真心待人，而你为人仗义，关键时刻肯帮忙。认识你，说句俗话，也是缘分，这四年的书总算没白念。我这就要走了，你自己多保重，凡事多考虑，别太冲动。”

周是跟她一向也只是吃喝玩乐，没做过什么正经事，没想到她心里这样看重自己，当下十分感动，说：“你这样说，让我觉得挺惭愧的。不管怎样，祝你一举成名，前程似锦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”站在那看着她车子拐弯不见，这才转身回去了。

周是情绪有些低落，碰见班上的同学穿着学士服围在雕塑下照相，见她来了，大家拉着她一块拍照。周是笑说：“我拍什么呀，我又不走！”有人说：“你不走，我们走啊，废话那么多，来来来，快站好。”拉着人乱拍一气，大家这些天拍照拍得都有些疯狂了。

张帅换好衣服出来，周是笑着打趣，“这黑袍你穿得挺帅气呀。”张帅看着她，不禁有些呆了，此刻的她真是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他忽然想起来一件事，“周是，你答应给我做模特的事还没兑现呢。”周是挑眉，“你还记着呢，我都忘了。”

张帅提出要求，“要不，咱们现在就画？我回去拿画板。”周是问：“就在这儿？”学校里人来人往，也太招眼了。张帅点头，笑说：“对啊，天气正好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你去把学士服换上。”既然答应过他，周是只好照办，艺术系的学生也不怕惹人注目。

张帅让她坐在草地上，旁边是标志性雕塑，象征着自由飞翔，身后是醒

目的教学楼，“艺术系”几个金字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亮。周是理了理四角帽，说：“这衣服穿起来怪别扭的。张帅，我一定要穿这个吗？”

张帅叹气，她真不是一个好的模特，说：“手别乱动，维持刚才的姿势，让阳光打在你右肩。”周是做了个鬼脸，想起上次，于是把手机关了。大家离别在即，辛苦点就辛苦点，尽量配合他的要求。

张帅站在画架前，看着春末夏初明媚的阳光在她身上流淌，像水一样温柔舒适，光和影交错在一起，似真似幻，令他有些晕眩，几乎不可逼视。他的心在飞扬，思绪空灵澄净，下笔有如神助，一笔一画准确生动，十分传神。

正是周末，到处一片喧嚣。凡是路过的同学无不回头张望，看着他们身上穿的学士服，眼中有感慨有憧憬。小声猜测他们的关系，“一定是情侣。你看那个学长，英俊帅气，画得多么认真。那个学姐我认识，经常拿奖学金，长得又漂亮，郎才女貌，真是羡慕。若有人肯这样为我画画，我立马嫁给他。”又有人叹气，说：“可惜他们一定是要分开了，所以留画作纪念。”几个小女生说说笑笑走了。

整整一下午，没人打扰他们，就连打扫的职工也特意绕过他们。快毕业了嘛，人人予以谅解。周是感觉阳光慢慢西斜，脸被晒得绯红，滚烫的头发渐渐冷却，垂下的发梢拂过眼角，痒痒的，她不敢乱动，没有拿开。

张帅却注意到她的不适，走过来，替她把发梢别在耳后，微微一笑，神情温柔，毫不掩饰他的好感。周是敏感地察觉到一种异样的情怀，看着他有些尴尬，咳了声，问：“画好了吗？”耳朵发烫。

张帅点头，拿给她看，只见画面上，阳光从树叶的缝隙中落在地上，满是碎碎点点的金斑，朦胧梦幻。画中的人并不是很清晰，可是在五月阳光的照耀下，侧影优雅迷人，美丽得无以复加。

周是惊叫，“我从没见过有人将光和影处理得这么好，宛若天成。”然后看着张帅，激动地说，“这是我见过画得最好的画。张帅，你是天才！”不不不，不是天才，他在心里反驳，是因为你。周是仍在一边惊叹不已，“而且，里面的人竟是自己，这让我觉得十分荣幸。”摸着画，爱不释手。

张帅笑，“既然这样，这画就送给你了。”周是很吃惊，“张帅，你——”学画画的人都知道，字可以乱写，画却不会乱送。周是学了这么多年的画，还从未送过谁自己亲手作的画。

张帅蹲下身，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埋藏已久的话，“周是，我很喜欢你。”周是看着他，嗯了一声，低声说谢谢，心中荡起涟漪。面对这样纯粹的感情，却莫名地想起卫卿——比起张帅，似乎除了有钱，一无是处，却是她喜欢的人。



张帅叹了口气，“可是，我要走了。”语气里有着沉重的叹息。周是看着他落寞的神情，问：“你要去哪儿？”

张帅好半天才说：“意大利。”很早以前就做好的决定，所以看着周是，却一直不敢靠近。周是蓦地反应过来，问：“是佛罗伦萨吗？”她借过他许多有关美术方面的书籍，知道他偏爱佛罗伦萨，著名的艺术之城，文艺复兴的发源地。

他点头，“是的，佛罗伦萨，我一直向往的地方。那里阳光永远明媚，蓝天白云，辽阔高远，还有色彩鲜艳的墙壁，深绿色的百叶窗，深红色的屋顶，是西方的雅典，艺术的殿堂。”他要去那里追寻自己的梦想。

周是想到他即将要去大洋彼岸，比林菲菲不知远了多少倍，真正的飞越千山万水，一天之内，连续听到离别的消息，不由得黯然神伤，还是打起精神，开玩笑说：“恭喜你梦想成真。将来学有所成，成了知名画家的时候，说不定我可以拿着这幅画去蹭你的饭，到时候可别不记得我。”

张帅摇头，“不会的，我会永远记得你。”记得五月的这个下午，他喜欢的那个女孩，满身的阳光。年少时美丽哀伤的暗恋，永不褪色。

周是动了动浑身僵硬的手脚，笑问：“那你什么时候走？”应该是快要走了，他才会说出来。张帅答：“一个星期后。”手续早已办妥。周是猛地跳起来，拿过相机说：“来，我们合张影。以后见面的机会不知道还有没有。”

现代社会，虽说交通发达，可是世界那么大，往往一擦肩，从此再无音讯。再先进的通讯设备也抵不了遥远的距离。

他们请了个路过的学妹拍照，两个人并肩立在高大的教学楼前，夕阳将身影无限拉长，身体靠在一起，却泾渭分明，唯有淡灰色的影在远处交叠在一块。快门按下的时候，张帅偏过头，柔软的唇在她脸上一擦而过。周是虽觉得意外，却没说什么。张帅笑了下，说：“再见。”挥一挥手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，仿佛要将这里的一切都留下。

周是冲他挥手，喉咙忽然有些哽咽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他喜欢她，现在才知道，她依然很感激。惆怅地转身，却在道路的转角处看见卫卿斜倚在树干上，不知在那儿站了多久。

这个周末恐怕不容易度过。

第三十四章 嫉妒

那样细致的笔画，那样温暖的颜色，那样明媚的眼光，那样——美丽的人，却是另一个男人为她画的，叫眼前喜欢她的人情何以堪！

周是怔在当场，愣愣地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什么时候来的？”卫卿神情一凛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这很重要吗？”眼底隐藏着一触即发的怒火，还有悲伤。他第一次感到无力，第一次尝到真正悲伤的滋味。蓦地发现，原来有些东西，就算你拼尽全力，也不一定能得到。是不是以前的他太过顺利了呢？

他打了她一个下午的电话，一直处于关机状态。实在放心不下，亲自来学校找她，一路想着怎么哄她去他家，满满的计划，满心的兴奋。可是刚进校门就看见她和张帅，明眸凝望，俊男美女，美丽和谐得像是一幅画。这个画面对他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，当头棒喝亦不足以形容。

尽管嫉妒得发狂，可是不得不承认，他们俩，是那樣的年轻，脸上的笑容透明得没有杂质，果真是青春无敌，张帅和她，年少飞扬，志趣相投，才华横溢，站在一起，仿若才子佳人。一向自信自负自满的卫卿竟然有些黯然。他首次正视他和周是之间的差距，周是只有十九岁，而他已近而立之年。一直以来，是不是真的是他在强求呢？

周是本来心怀坦荡，可是看见他下巴上跳动的青筋，那是克制的愤怒，忙解释，“卫卿，我以前答应给张帅做模特，这次只是——”

卫卿毫不客气地打断，冷笑说：“你说周末有事，就是因为这个？”周是心虚得不敢抬头。周末确实有集体活动，只不过一会儿就完了。

卫卿见她那样，火上浇油，怒吼，“你因为要当别的男人的模特，而不肯去我家？”周是缩了下肩，犹不知死活地辩解，“不是的，张帅要我当模特是临时起意，我事先也不知道——”

卫卿挑眉，“这么说，你周末根本就没事，却故意找借口？”见她不开声，手插在裤袋里，双手握拳，声音忽然平静下来，“好好好，很好，周是，做得很好。”转身离去，脸色阴霾得仿佛要下雨。

周是连忙追上去，抓着他的袖子，怯怯地说：“卫卿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先不要生气好不好？”她抬起头可怜兮兮地看着他，轻轻摇着他的手臂，像做错事的孩子，请求谅解。

卫卿微微用力甩了下，没甩开，瞪了她一眼，火气消了点。周是紧张地挽着他的手臂，“我们本来是在照毕业照的，你看我身上还穿着学士服呢——”话还未说完，夹在腋下的画卷掉在地上。

卫卿弯腰捡起来，看得熄灭的怒火噼里啪啦燃烧起来。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，足以焚烧理智。那样细致的笔画，那样温暖的颜色，那样明媚的眼光，那样——美丽的人，却是另一个男人为她画的，叫眼前喜欢她的人情何以堪！

他闭了闭眼，将画轻轻放在她手心，一根一根掰开她手指的抓握，“周是，我们都需要好好想一想。”声音低沉，暗哑无力。需要好好想一想怎么进行下去。看见夕阳下的周是和张帅，他有点受打击了。需要好好想一想怎么扳回这局，需要认真考虑他和周是之间存在的问题。

周是却误会了他的意思，急得流出了眼泪，怕人看见，连忙用手背拭去了，“张帅将画送给我是因为他要——”走了——话还未说完，卫卿挥手打断，“不用解释，我先回去了。”这个时候的他突然恢复到那个成熟、理性、冷淡、高高在上的卫卿。

周是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，天边猩红的残阳落在拉长的影子上，竟有种热泪灼伤的痛觉。原来看着别人离去的背影，滋味是这么难受。她不由得站在那里开始滴答滴答掉眼泪。

有认识的同学见她无声地流眼泪，忙上前安慰，“周是，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学生，总是要散的，别伤感了！”周是一抹眼泪，抽泣说：“我想我妈了！”边揉眼睛边回宿舍。心中亦十分委屈，她又没做错什么，他干吗对她发脾气！吃醋也不是这么个吃法！

周是晚饭也没吃好，做什么都心烦意乱。想来想去，归根结底，这次是自己错得多，只好上门去负荆请罪。

做错事就要承认，这才是好孩子。

卫卿呢，一大早就跑到后海的酒吧喝酒，喝得越多越气！灰溜溜地就这么跑了，像什么话！还是不是爷们，真他妈没出息！他慵懒地靠在吧台上，手指不断敲着酒杯，愤愤不平，这个周是，越来越不知自爱，干脆生米煮成熟饭得了，省得整天提心吊胆！

酒吧这种地方，来来去去都是熟人，立即有人上前打招呼，“嘿，卫少，怎么黑着脸，一个人出来喝闷酒？”卫卿不说话，扔了瓶酒给他。那人摇着头笑，“又被小女朋友踢了？”卫卿尴尬不已，看来以后再也不能溜到酒吧来解闷，还是回家比较自在。他都快被周是逼得无立足之地了！

那人挑眉，“不如再演一场戏？嫂子再任性也是女人。”意思说花点脑筋还是很好对付的。周是的大名在这些人中算是传开了，尤其是卫卿他妈不等媳妇进门，就到处宣扬。大家恍然大悟，怪不得卫卿这么宝贝呢，原来是内定的媳妇，也就拿他们当小两口看。

他这么一提，卫卿忽然想起那次装醉酒的惨状，哼道：“阿哲，你还好意思提！”没扒他的皮就已经不错了！阿哲不明就里，说：“怎么了，上次不已经抱得美人归了吗！”

卫卿打断他，“算了算了，你给我安分点，尽出馊主意。”抱得美人归？抱得辣椒归还差不多，呛得他满眼的泪水，心有余悸，他算是认栽了，不敢再打这方面的主意。

两个人一杯接一杯，卫卿心情郁闷，一饮而尽，眉都不皱。不一会儿，有年轻的女子上前搭讪，“先生，借个火。”眼睛看着卫卿，挑逗魅惑。卫卿有点不耐烦，他哪还有猎艳的心思，一个周是，就够他头疼了。他拿眼点了点阿哲，表面上客气地说：“对不起。”觉得拒绝不像自己的风格，又说了句，“火在他那儿。”算是解释，管她信不信。

阿哲配合地让出座位，请她坐下。她对卫卿这样不冷不热的拒绝越发来了兴趣，抽过他手中的烟，凑上去点着了，然后优雅地放在唇边。隔着烟接吻，含蓄而诱惑，阿哲看得直叹尤物。

卫卿却吓了一跳，他忽然想起那次在高速路上堵车时，周是跟他共抽一支烟，还放肆地将烟圈吐在他脸上，少女的天真带着自然而然流露出的风情，是那樣的亲热甜蜜，撩人心弦。当下他就怔在那里了，直到指尖的残烟燃烧殆尽，始终没吸一口。

阿哲忽然凑上前，在他耳边说：“要不要打电话让嫂子过来？”眼睛还瞥了一下旁边那个女子，意思是想让周是吃醋。女人嘛，刁蛮得狠了，吃醋有益身心健康。卫卿的那些朋友，没几个是正经人，都是花丛中滚来滚去。要不怎么说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呢。

这主意虽然不怎么入流，可是卫卿并非不心动。今天他算是打翻醋坛子了，心里正不忿呢，让周是看看他究竟有多大魅力也不错，省得整天跟别的男人混在一块，拿他不当一回事！犹豫着没说话，那边阿哲已经在打电话了。

电话响了两声就接通了，传来周是的声音，“喂，哪位？”卫卿突然一把



抢过手机挂了，满头虚汗，匆匆说：“我走了，你们玩吧，记在我账上。”他虽然很想看看周是吃醋是什么样子，可是一想到她那脾气，她这醋坛子要是打翻了，只怕要闹得天翻地覆。罩不罩得住先不说，恐怕还得像上次那样偷鸡不成反蚀把米。这种下三烂的手段，放在周是身上，还是少用为妙。自作孽，不可活，他已经深有体会。

卫卿这个人呢，算不上好人，却是聪明人，吃一堑，长一智，犯过的错轻易不会再犯。

快步出来，夜晚的风轻轻一吹，酒醒了些，孤家寡人的，觉得有些凄凉。他其实很介意傍晚所看到的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，他用再多的钱，也不可能回到张帅那样的年纪，这叫他挫败而无奈。走上桥头，风势转大，吹得他的衬衫猎猎作响，迎风而立，颇有些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味道。

借酒浇愁愁更愁，果然是这样，古人的话总是有道理。最后他还是叹了口气，满身酒气回去，没想到，等到他正扶着电梯东倒西歪出来时，转身就看见站在门口、耷拉着脑袋的周是。他一时还真有些吃惊。

周是将放在嘴里的手指拿出来，打了半天的腹稿，这下见了她，全都忘得一干二净，支支吾吾半天，勉强挤出一句话，“你回来了？”这么厚着脸皮来找他，她也很不好意思。卫卿皱眉，哪里养成的坏习惯，都多大了，还咬手指！

周是却误以为他不高兴，有些伤心，低着头走上前，闷声闷气地说：“嗯，我就来看看你，没什么事——嗯，你——这么晚才回来，是——喝酒了？”算了，不跟喝酒的人计较。理亏的总要受点委屈。

卫卿却冷冷地说：“是又怎么样！”有些不客气。周是脸皮薄，当下便挂不住了，气得怔在那里。这样死皮赖脸地蹭过来，还等了他整整两个小时，算怎么一回事呢！咽了咽泪水，说：“既然你回来了，那我走了。”尾音已经委屈得变声了，还用力控制住，不想再丢脸。

卫卿拉住她，“这么晚了，上哪儿？就没见过你这么不听话的！”打开门进屋，心情蓦地大好。周是瞪着他的背影，气冲冲地跟进来。

卫卿倒在沙发上揉着太阳穴，一副不胜疲倦的样子。周是走过去，轻声细语地问：“为什么喝这么多酒？”呼出的气满是酒味，难闻死了。卫卿依旧闭着眼，淡淡地反问：“你说为什么？”

周上赶紧不做声，讨好地问：“很难受吗？”卫卿又是那种不咸不淡的语调，“你说呢？”听得周是心里咯噔了一下，猜想他肯定很生气，想了想，忙殷勤地说：“我给你去泡茶，浓浓的茶喝下去可能会好点，你等会儿。”那个温柔体贴，卫卿简直受宠若惊。